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之十

韓秀才乘亂聘嬌妻　吳太守憐才主姻簿

詩曰

　嫁女須求女婿賢，貧窮富貴總由天。
　姻緣本是前生定，莫為炎涼輕變遷。

話說人生一世，滄海變為桑田，目下的貴賤窮通，都做不得准的。如今世人一個勢利念頭，見一個人新中了舉人進士，生得女兒，便有人搶來定他為媳；生得男兒，便有人攛來許他為婿[illegible]。官卑祿薄，一旦天亡，仍舊是個窮公子、窮小姐，此時懊悔，已自遲了。儘有貧苦的書生向富貴人家求婚，便笑他陰溝

洞裡思量天鵝肉喫忽然青年高第然後大家懊悔起來不怨悵自己沒有眼睛便嗟歎女兒無福消受所以古人會擇壻的偏揀着富貴人家不肯應允却把一个如花似玉的愛女嫁與那酸黃虀爛豆腐的秀才沒有一人不咲他呆癡道是好一塊羊肉可惜落在狗口裡了一朝天子招賢連登雲路五花誥七香車儘着他女兒受用然後服他先見之明這正是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只在論女壻的賢愚不在論家勢的貧富當初韋皋呂蒙正多是樣子却說春秋時鄭國有一个大夫教做徐吾犯父母已亡

常事之妻每常長亦然婦人

止有一同胞妹子、那小姐年方十六、生得肌如白雪、臉似櫻桃、鬢若堆鴉、眉横挑黛、吟得詩、作得賦、琴棋書畫、女工針指、無不精通、還有一件好處、那一雙嬌滴滴的秋波、最會相人、大凡做官的與他哥哥往來、他常在簾中偷覷、便識得那人貴賤窮通、終身結果、分毫沒有差錯、所以一般名重當時、却有大夫公孫楚、聘他爲婦、尚未成婚、那公孫楚有个從兄、教做公孫黒、官居上大夫之職、聞得那小姐貌美、便央人到徐家求婚、徐大夫回他巳受聘了、公孫黒原是不良之徒、便倚着勢力、不管他肯與不肯、備着花紅酒禮、

笙簫鼓樂送上門來徐大夫無計可施次日備了酒筵請他兄弟二人來聽妹子自擇公孫黑曉得要看女婿便盛妝艷服而來又自賣弄富貴將那金銀彩緞排列一廳公孫楚只是常服也沒有甚禮儀傍人觀看的都贊那公孫黑暗猜道一定看中他了酒散二人謝別而去小姐房中看過便對哥哥說道公孫黑官職又高面貌又美只是帶些殺氣他年決不善終不如嫁了公孫楚雖然小小有些折挫久後可以長保富貴大夫依允便辭了公孫黑許了公孫楚擇日成婚已畢那公孫黑懷恨在心奸謀又起忽一日

穿了甲胄外邊用便服遮着到公孫楚家裡來欲要殺他、奪其妻子、已有人通風與公孫楚知道、疾忙執着長戈趕出、公孫黑措手不及、着了一戈、負疼飛逃出門、便到宰相公孫僑處告訴、此時大夫都聚商議此事、公孫楚也來了、爭辯了多時、公孫僑道公孫黑要殺族弟、其情未知虛實、却是論官職也該讓他、論長幼也該讓他、公孫楚用幼擅動干戈、律當遠竄、當時定了罪名、貶在吳國安寘、公孫楚回家與徐小姐抱頭痛哭而行、公孫黑得意越發耀武揚威了、外人看見都懊悵、徐小姐不嫁得他、就是徐大夫也未免

世俗之見小姐全然不以為意安心等守却說鄭國有個上卿遊吉該是公孫僑之後輪着他為相公孫黑思想奪他權位日夜蓄謀不時就要作起反來公孫僑得知便疾忙乘其未發差官數了他的罪惡逼他自縊而死這正合着徐小姐不善終的話了那公孫楚在吳國住了三載赦罪還朝就代了那上大夫職位富貴已極遂與徐小姐偕老假如當日小姐貪了上大夫的聲勢嫁着公孫黑後來做了叛臣之妻不免守幾十年之寡即此可見目前貴賤都是論不得的說話的你又差了天下好人也有窮到底的難

道一个个為官不成俗語道得好賒得不如現得何
如把女兒嫁了一个富翁且享些目前的快活看官
有所不知就是會擇壻的也都要根着命走一飲一
啄莫非前定那畢竟不如嫁了个讀書人到底不是
个个沒望頭的如今再說一个姓文的富人只為嫌富
欺貧思負前約妙得太守聦明成其姻事後來妻貴
夫榮遂成佳話有詩一首為証

當年紅拂困閨中　有意相隨李衛公
日後榮華誰可及　只緣雙目識英雄

話說國朝正德年間浙江台州府天台縣有一秀士

姓韓名師愈表字子文父母雙亡也無兄弟只是一身他十二歲上就遊庠的養成一肚皮的學問真个是

才過子建貌賽潘安胸中博覽五車腹內廣羅千古他日必然攀桂客目前尚作採芹人

那韓子文雖是滿腹文章却當不過家道消乏在人家處館他為糊口所以年過二十尚未有親一日遇着端陽節近別了主人家回來住在家裡了數日忽然心中想道我如今也好議親事了據我胸中的學問就是富貴人家把女兒匹配也不算屈了他却是

如今世人誰肯又想了一回道是便是這慌說辦道與我一慌的儒家我也還對他的女兒不過當下開了拜匣秤出束脩銀伍錢做个封筒封了放在匣內教書僮拿了隨着信步走到王媒婆家裏來那王媒婆接着見他是个窮鬼也不十分動火他的喫過了一盞茶便開口問道秀才官人幾時回家的甚風推得到此子文道來家五日了今日到此有些事體相央便在家僮手中接過封筒雙手遞與王婆道薄意伏乞笑納事成再有重謝王婆推辭一番便接了道秀才官人敢是要說親麼子文道正是家下貧窮不

敢仰攀富戶、但得一樣儒家女兒、頁備巾饋、延子嗣、足矣、積下數年束脩四五十金聘禮也好勉强出得、乞媽媽與我訪个相應的人家、王婆曉得窮秀才說親、自然高來不成、低來不就的、那難推拒他、只得回覆道、既承官人厚惠、且請回家、待老娘子慢慢的尋覓、有了話頭、便來回報、那子文自回家去了、一住數日、只見王婆走進門來叫道、官人在家麼、子文接着問道、姻事如何、王婆道、爲着秀才官人、鞋子都走破了、方纔問得一家、乃是縣前許秀才的女兒、年紀十七歲、那秀才前年身死、娘子寡居在家、裡家事雖不

個可惱將真輩子之見

甚富卻也過得說起秀才官人到也有些肯了只是說道我女兒嫁个讀書人儘也使得但我們婦人家文不曉得文字目今提學要到台州歲考待官人考了優等就出吉帖便是子文自持才高思忖此事十有八九對王婆道既如此說便待考過議親不遲當下買幾杯白酒請了王婆自別去了子文又到館中靜坐了一月有餘宗師起馬牌已到那宗師姓梁名士範江西人不一日到了台州那韓子文頭上帶了紫菜的巾身上穿了腐皮的衫腰間繫了芋艿的縧脚下穿了木耳的靴同衆生員迎接入城行香講書

好个宗師

已過便張告示先考府學及天台臨海兩縣到期子文一筆寫完甚是得意出場來將考卷謄寫出來請教了幾个先達幾个朋友無不嘆賞又自已玩了幾遍拍着桌子道好文字好文字就做个案元帮襯也不爲過何況優等又把文字來與頭邊聞一聞道果然有些老婆香却說那梁宗師是个不識文字的人又且極貪又且極要奉承鄉宦及上司前日考過杭嘉湖無一人不罵他的幾乎與秀才們打了曾編着幾句口號道道前梁鋪中人姓富出賣生儒不誤主顧又有一个對道公子笑欣欣喜弟喜兄都入學童

生愁慘慘恨祖恨父不登科又把四書幾篇做着幾股道君子學道公則悅小人學道盡信書不學詩不學禮有父兒在如之何其廢之誦其詩讀其書雖善不尊如之何其可也那韓子文是个窮儒那有銀子鑽刺十日後發出案來只見公子富翁都古前列了你道那韓師愈的名字却在那里正是似玉無一豎如川却又珉曾有一首黄鶯兒詞单道那三等的苦處

無辱又無榮論文章是弟兄鼓聲到此如春夢高才命窮庸才運通廩生到此便宜貢且從容一遭

站在看別个賞花紅。

那韓子文考了三等。氣得目睜口呆。把那梁宗師扁罷亡八的罵了一場。不敢提起親事。那王婆也不來說了。只得勉强自解。嘆口氣道

娶妻莫恨無良媒　書中有女顏如玉

發落已畢。只得蕭蕭條條。仍舊去處館。見了主人家及學生。都是面紅耳熱的。自覺沒趣。又過了一年有餘。正遇着正德爺爺崩了。遺詔冊立興王。嘉靖爺爺就藩邸召入登基。年方一十五歲。妙選良家子女。充實掖庭。那浙江紛紛的訛傳道。朝廷要到浙江各處

聞余作之者消意高不又破村特出一稱何也

點繡女、那些愚民一个个信了。一時間嫁女兒的、討媳婦的、慌慌張張、不成禮體。只便宜了那些賣雜貨的店家、吹打的樂人、服侍的喜娘、擡轎的腳夫、讚禮的儐相。還有最可笑的傳說道、十个綉女要一个寡婦押送。趕得那七老八十的、都起身嫁人去了。但見十三四的男兒、討着二十四五的女子、十二三的女了、嫁着三四十的男兒。粗蠢黠的、俏孔還恐怕認做了絕世芳資、寬定宕的東西還恐怕認做了含花嫩蕊。自言節操凛如霜、做不得二夫烈女。不久形軀將就木、揀个一度春風。

袁元宿柏士庄之詩也見輟耕錄

當時無名子有一首詩說得有趣、

一封冊詔未爲眞。三杯淡酒便成親。
夜來明月樓頭望。唯有嫦娥不嫁人。

那韓子文恰好歸家見民間如此慌張便閒步出門、來玩景只見背後一个人將子文忙忙的扯一把回頭看時却是開典當的徽州金朝奉對着子文施个禮說道家下有一小女今年十六歲了若秀才官人不棄願納爲室說罷也不管子文要與不要摸出吉帖望子文袖中亂揣子文道休得取笑我是一貧如洗的秀才怎承受得令愛起朝奉攢着眉道如今事

體恙了官人如何說此懈話若畧遲些恐防就點了去我們夫妻兩口兒止生這個小女若遠遠地到別京去了再無相會之期如何割捨得下官人若肯俯從便是救人一命說罷便思量要拜下去子文分明曉得沒有此事他心中正要妻子卻不說破慌忙一把攙起道小生囊中只有四五十金就是不嫌微寒聘下令愛苟也不能彀就完姻事朝奉道不妨不妨但是有人定下的朝廷也就不來點了只須先行謝吉之禮待事平之後慢慢的做親子文道這倒也使得卻是說開後來不要翻悔那朝奉是情急的就對

天設起誓來道若有翻悔就在台州府堂上受刑子
文道設誓倒也不必只是口說無憑請朝奉先回小
生即刻去約兩个敝友同到寶鋪來先請令愛一見
就求朝奉寫一紙婚約待敝友們都押了花字一同
做个證見納聘之後武是令愛的衣裳武是頭髮武（此抄不必）
是指甲告求一件藏在小生處纔不怕後來變卦那
朝奉只要成事滿膺應承道何消如此多疑使得使
得一唯尊命只求快些一頭走一頭說道專望專望
自回鋪子裡去了韓子文便望學中會着兩个朋友
乃是張四維李俊卿說了緣故寫着拜帖一同望典

舖中來劉春接着奉茶寒溫已罷便喚出女兒朝霞到廳你道生得如何但見

眉如春柳眼似秋波幾片夭桃臉上來兩枝新筍裙間露卽非傾國傾城色自是超群出衆人

于文見了女子的姿容已自歡喜一一施禮已畢便自進房去了于文又尋个算命先生合一合婚說道果是大吉只是將婚之前有些閒氣那金朝奉一味要成說道大吉便自十分好了閒氣自是小事便取出一幅全帖上寫着道

立婚約金聲係徽州人生女朝霞年十六歲自幼

未曾許聘何人今有台州府天台縣儒生韓子文禮聘爲妻實出兩願自受聘之後更無他說張李二公與聞斯言

嘉靖元年　月　日立婚約金聲　同議友人張安國李文才

寫罷三人多用了花押付子文藏了這也是子文見自己貧困作此不得已之防不想他日果有負約之事這是後話當時便先擇个吉日約定行禮到期子文將所積束脩五十餘金粗粗的置幾件衣段首飾其餘的都是現銀寫着春中納幣之敬子婿韓師愈

頓首百拜文送張李二人銀各一兩就請他爲媒一同行聘到金家舖來、那金朝奉是个大富之家、與媽媽程氏見他禮不豐厚、雖然不甚喜歡、爲是點繡女頭裏只得收了。回盤甚是整齊、果然依了子文之言、將女兒的青絲細髮剪了一縷送來子文一一收好、自想道、若不是這一翻哄傳、連妻子也不知幾時定。得。況且又有妻財之分、心中甚是快活、不題。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看看過寒來暑又見大半年光景、卻早嘉靖二年、點繡女的訛傳已自息了。金氏夫妻見安平無事、不捨得把女兒嫁與窮儒、漸漸的懊悔起來、那韓

子文行禮了一番、已把囊中所積束脩、用个罄盡、所以還不說起做親一日金朝奉正在當中算帳、只見一個客人跟着一个十七八歲孩子、走進鋪來叫道、姊夫姊姊在家麼、原來是徽州程朝奉就是金朝奉的舅子、領着親兒阿壽、打從徽州來、要與金朝奉合伴開當的、金朝奉慌忙迎接、又引程氏朝霞都相見了、敘過寒溫、便教燙酒來吃、程朝奉從容問道、外甥女如此長成得標緻了、不知曾受聘未、不該如此說大了、尚未有親、姊夫不要時做个中表夫妻也好、金朝奉嘆口氣道、便是哩、我女兒若把與內侄為妻有

到此覺受三等之累

甚不甘心處只爲舊年點綉女時心裡慌張草草的將來許了一个甚麽韓秀才那人是个窮儒我看他滿臉餓文一世也不能彀發跡前年來學道來考了一个三等料想他也中不成教我女兒如何嫁得他也只是我女兒沒福如今也沒奈何了程朝奉沉吟了半晌問道姊夫姊姊果然不願與這麽金朝奉道我如何說謊程朝奉道姊夫若是情願把甥女與他再也休題若不情願時只須用个計策要官府斷離有何難處金朝奉道計將安出程朝奉道明日待我台州府舉一狀詞告着姊夫只說從幼中表約爲婚

姻近因我羈滯徽州妹夫就賴婚改適要官府斷與我兒便了尤子孫則不才也強如那窮酸餓鬼金朝奉道好便好只是前日有親筆婚書及女兒頭髮在彼爲証官府如何就肯斷與你兒況且我先有一款不是了程朝奉道妹夫真是不慣衙門事體我與你同是徽州人又是親眷說道從幼結兒女姻也是容易信的常言道有錢使得鬼推磨我們不少的是銀子匡得將來買上買下那央一个鄉官在太守處說了人情婚約一紙只須一筆勾消剪下的頭髮知道是何人的那怕他不如我願既有銀子使用你也自

然不到得喫虧的金朝奉拍手道妙哉妙哉明日就澈當晚酒散各自安歇了次日天明程朝奉早早梳洗討些朝飯喫了請个法家商量定了狀詞又尋一個姓趙的寫做了中証同着金朝奉取路投台州府來這一來有分敎

　麗人指日歸佳士　詭計當場受苦刑

到得府前正值新太守吳公獨升堂不論時撞出投告牌來程朝奉隨着牌進去太守教義民官接了狀詞從頭看道

告狀人程元爲賴婚事萬惡金聲先年曾將親女

金氏許元子程青爲妻、六禮已備、詎惡遽徙台州、背負前約、于去年　月間擅自改許天台縣儒生韓師愈、趙孝等証、人倫所係、風化攸關、懇乞
天臺明斷、使續前姻上告

原告程元徽州府歙縣人
被犯金聲徽州府歙縣人
　　韓師愈台州府天台縣人
干証趙孝台州府天台縣人
本府大爺施行

太守看罷、便叫程元起來問道、那金聲是你甚麽人

程元叩頭道青天爺爺是小人嫡親姊夫因爲是至親至眷恰好兒女年紀相若故此約爲婚姻太守道他怎麼就敢賴你程元道那金聲搬在台州住了小的却在徽州路途先自遥遠了舊年間傳點綉女金聲恐怕眞有此事就將來改適韓生小的逕自到台州探親正打點要完姻事纔知負約眞情他也只爲情急一時錯做此事小人却如何平白地肯讓一个媳婦與別人了若不經官府那韓秀才如何又肯讓與小人萬乞天臺老爺做主太守見他說得有些根據就將狀子當堂批准分付道十日內聽審程元叩

頭出去了金朝奉知得狀子已准、次日、便來、尋着、張、李二生、故意做、个慌、張的、景說、道、怎麼好、怎麼好、當初在下在徽州的時節、妻弟有个兒子、巳將小女許嫁他、後來到貴府、正值點綉女事急、只爲遠水不救近火、急切裡將來許了貴相知、原是二公爲媒說合的、不想如今妻弟到來、巳將在下的姓名、告在府間、如何處置、那二人聽得、便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駡道不知生死的老賊驢、你前日議親的時節、誓也不、知、罰、了、許、多、只看婚、約、是、何、人、寫、的、如、今、却、放、出、這、个、屁、來、我曉。得。你。嫌。韓。生。貧。窮。生。此。奸。計。那、韓、生、

是个才子，須不是窮到底的。我們動了三學朋友，去見上司，怕不打斷你這老驢的腿，管教你支足一世不得嫁人。金朝奉却待分拆，二人毫不理他，一氣走到韓家來，對了子文說知緣故。那子文聽罷，氣得呆了半晌，一句話也說不出。又定了一會，張李二人只是氣憤憤的，要扮了子文，合起學中朋友見官。到是子文勸他道：二兄且住，我想起來，那老驢既不願聯姻，就是奪得那女子來時，到底也不和睦。吾輩若存寸進，怕沒有名門舊族來結絲蘿？這一个富商，又非大家，甫恁希罕？況且他有的是錢財，官府自然為他的。

小弟家貧也那有閒錢與他打官司他年有了好處不怕沒有報冤的日子有煩二兄去對他說前日聘金原是五十兩若肯加倍賠還就退了婚也得二人依言子文就開拜匣取了婚書吉帖與那頭髮一同的望着典舖中來張李二人便將上項的言語說了一遍金朝奉大喜道但得退婚免得在下受累那在乎這幾十兩銀子當時就取過天平將兩个元寶共兌了一百兩之數交與張李二人收着就要子文寫退婚書兼討前日婚約頭髮子文道日完了官府的世情將來寫退婚書及奉還原約未遲而今官事未

完也不好輕易就是這樣還得總是銀子也未就領去不妨程朝奉又取二兩銀子送了張李二生央他出名歸息二生就討過筆硯寫了息詞同着原告被告中証一行人進府裡來見太守方坐晚堂一行人就將息詞呈上太守從頭念一遍道

勸息人張四維李俊卿係天台縣學生切徽人金聲有女已受程氏之聘因遷居天台道途脩阻女年及笄程氏音問不通不得已再許韓生以致程氏聞爭成訟茲金聲願還聘禮韓生願退婚姻庶不致参商于程氏維等忝為親戚意在息爭為此

何處件來

上禀、

原來那吳太守是閩中一个名家、爲人公平正直、不愛那有貝字的財、只愛那無貝字的才、自從前日准過狀子、鄉紳就有書來、他心中已曉得是有緣故的了、當下看過息詞、擡頭見了韓子文風彩堂堂、已自有幾分歡喜、便教喚那秀才上來、韓子文跪到面前、太守道、我看你一表人才、決不是久困風塵的、就是我招你爲壻、也不枉了、你却如何輕聘了金家之女、今日又如何就肯輕易退婚、那韓子文見个點頭會意的人、他本等不做指望了、不想着太守心裡爲他、

便轉了口道小生如何捨得退婚前日初娉的時節金聲到大設誓尤恐怕不足為信復要金聲寫了親筆婚約張李二生都是同議的如今兒有不曾許聘他人何可証受聘之後又回却青絲髮一縷小生至今藏在身邊朝夕把玩就如見我妻子一般如今一旦要把蕭郎做个路人看待却如何甘心得過程氏結姻從來不曾見說只為貧不敵富所以無端生出是非說罷便簌下淚來恰好那吉帖婚書頭髮都在袖中隨即一并呈上太守仔細看了便教把程元趙孝遠迴避另屏在一邊夫先開口問金聲道你女兒

曾許程家麼、金聲道、爺爺、實是許的、又問道、既如此、不該又與韓生了、金聲道、只為點綉女、事急倉卒中、不暇思前算後、做此一事、也是出于無奈、又問道、那婚約可是你的親筆、金聲道是。又問道、那上邊寫道、自幼不曾許聘何人、却怎麼說、金声道、當時只要成事、所以一一依他、原非實話。太守見他言詞反覆、已自怒形于色。又問道、你與程元結親、却是幾年幾月幾日、金聲一時說不出來、想了一回、只得扭捏道、是某年某月某日、太守喝退了金聲、又叫程元起來問道、你聘金家女兒有何憑據、程元道、六禮既行、便是

又此一法三人皆敗

憑據了又問道原媒何在程元道原媒自在徽州不曾到此又道你媳婦的吉帖拿與我看程元道一時失帶在身趙太守冷笑了一聲又問道你何年何月何日與他結姻的程元也想了一回信口謅道是某年某月某日與金聲所說日期分毫不相合了太守心卻已自了然便再喚那趙孝上來問道你做中証卻是那里人趙孝道是本府人又問道既是台州人如何曉得徽州事體趙孝道因為與兩家有親所以知道又問道既如此你可記得何年月日結姻的趙孝也約莫着說個日期又與兩人所言不相對了原

天察也

道明白

來他三人見投了息詞便道不消費得氣力把那答應官府的說話都不曾打得照會誰想太爺一个个的盤問起來那些衙門中人雖是受了賄賂因憚太守嚴明誰敢在旁邊幫襯一句自然露出馬脚那太守就大怒道這一班光棍奴才敢如此欺公罔法且不論沒有點綉女之事就是愚民懼怕將甯金聲女兒若果有程家聘禮為証也不消再借韓生做躲避之策了如今韓生吉帖婚書並無一毫虛謬那程元那都是些影响之談況且既為完姻而來豈有不與原媒同行之理至于三人所說結姻年月日期各自

一樣、這却是何緣故、那趙孝自是台州人、分明是你們要尋个中証、急切裏再沒有第三个徽州人可央、故此買他出來的。這都只爲韓生貪窮、便起不良之心。要將女兒改適內侄、一時通同合計、造此奸謀。再有何說、便伸手抽出籤來、喝叫把三人各打三十板。三人連聲的叫苦、韓子文便跪上禀道、大人旣與小生、做主成其婚姻、這金聲便是小生的岳丈了、不可結了冤讐、伏乞饒恕、太守道、金聲看韓生分上、饒他一半、原告中証、却饒不得、當下各各受責、只爲心裡不打點得不曾用得杖錢、一个个打得皮開肉綻叫

賊速天那韓子文張安國李文才三人在旁邊暗暗的歡喜這正應着金朝奉往年所設之誓太守便將息詞塗壞提筆判曰

韓子貧惟四壁求淑女而未能金聲富累千箱得才郎而自棄祇緣擇婿者原乏知人之鑒遂使圖婚者爰生速訟之奸程門舊約兩兩無憑韓氏新姻彰彰可據百金即為婚具幼女准屬韓生金聲程元趙孝構釁無端各行杖警

判畢便將吉帖婚書頭髮一齊付與韓子文一行人辭了太守出來程朝奉做事不成羞慚滿面却被韓

子文、一、路、千、老、驢、萬、老、驢、的、罵、又道做得好事、果然做得好事、我。只。道。打。來。是。不。濟。的。程朝奉只得忍氣吞聲、不敢回答一句、又害那趙孝打了個搽兒不得、與金朝奉共出些遮羞錢、與他、尚自怕他啣啣的怨悵、這教做賠了、夫人、又折兵、當下各自散訖、韓子文經過了一番風波、恐怕又有甚麼變卦、便疾忙將這一百兩銀子、備了、些催裝速嫁之類、擇個吉日、就要成親、仍。舊。是。張。李。二。生。請。期。通。信。金朝奉見太守為他、不敢怠慢、欲待與舅子到上司做些手腳、又少不得經由府縣的、正所謂敢怒而不敢言、只得一一聽

兩眼口
赤如此

從花燭之後，朝霞見韓生氣宇軒昂，丰神俊朗，才貌甚是相當，那里管他家貧，自然你恩我愛，少年夫婦，極盡顛鸞倒鳳之歡，倒把怨悵父親多事，真个是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自此無話，次年宗師旧洪錄科，韓子文又得吳太守一力舉薦，爲前列，春秋兩闈，聯登甲第，金家女兒已自做了夫人，丈人思想前情，慚悔無及，若預先知有今日，就是把女兒與他爲妾也情愿了。有詩爲証，

蒙正當年也困窮，　休將肉眼看英雄，
堪誇仗義人難得，　太守廉明即古洪，

拍案驚奇卷之十一

惡船家計賺假屍銀　狠僕人誤投真命狀

詩曰

杳杳冥冥地　非非是是天

害人終自害　狠計總徒然

話說那殺人償命是人世間最大的事，非同小可，所以是真難假，是假難真。真的時節，縱然有錢可以通神，目下脫逃憲網，到底天理不容，無心之中，自然敗露。假的時節，縱然嚴刑拷掠，誣伏莫辯，到底有個辨白的日子。假饒誤出誤入，那有罪的，若死於獄下，無罪的，卻命絕于囹圄刀鋸之間。難道頭頂上這個老翁

是沒有報應的處所以古人說得好道是

湛湛青天不可欺　未曾舉意已先知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說話的你差了、這等說起來、不信冤因等業、消沒在個含冤負屈之人、那陰間地府也不須設得枉死城、了、看官不知、那冤屈死的與乃殺人逃脫的、大槩都是前世的事、若不是前世緣故、殺人竟不償命、不殺人倒要償命、死者生者怨氣沖天、縱然官府不明、皇天自然鑒察、千奇百怪的巧生出機會來了、此公案、所以說道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又道

為有司者宜書一通置之座右

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古來清官察吏不止一人聽得人命關天又且世情不測儘有極難信的事偏是真的極易信的事偏是假的所以就是情真罪當的還要細細體訪幾番方能殺獄無冤如今為官做吏的人貪愛的是錢財奉承的是富貴把那正直公平四字撇却東洋大海明知這事無可寬容也將來輕輕放過明知這事有些尷尬也將來草草問成竟不想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那親動手的奸徒若不明正其罪被害冤魂何時瞑目至于扳誣冤枉的却又六問三推千般鍛鍊嚴刑之下就是凌遲碎剮的罪

急忙裏只得輕易招成，斷得他家破人亡。害他一人，便是害他一家了。只做自己的官，毫不管別人的苦，我不知他肚腸閣落裏，邊也思想積些陰德與兒孫麼？如今所以說這一篇，專一奉勸世上廉明長者，一草一木，都是上天生命，何況祖宗赤子？須要慈悲為本，寬猛兼行，護正誅邪，不失為民父母之意，不但萬民感戴，皇天亦當佑之。且說國朝有個富人王甲，是蘇州府人氏，與同府李乙是個世讐。王甲百計思量害他，未得其便。忽一日大風大雨，鼓打三更，李乙與妻子喫過晚飯，熟睡多時，只見十餘個強人，將黑煤

黑墨搽了臉，一擁的打將人來。蔣氏驚慌，急往床下躲避，只見一個長鬚大面的，把李乙頭髮揪住，一刀砍死，竟不搶東西，登時散了。蔣氏却在床下看得親切，戰抖抖的走將出來，穿了衣服，向丈夫屍首嚎啕大哭。此時隣人已都來看了，各各悲傷，勸慰了一番。蔣氏道：殺奴丈夫的，是讐人王甲。衆人道：怎見得？蔣氏道：奴在床下看得明白，那王甲原是讐人，又且長鬚大面，雖然搽墨，却是認得出的。若是别的強盜，何苦殺我丈夫，東西一毫不動？這究竟不是他是誰？有煩列位與奴做主。衆人道：他與你丈夫有讐，我們都

是曉得的，况且地方盜殺，我們該報官，則早你寫紙狀詞，同我們到官首告，便是。今日且散，衆人去了。蔣氏關了房門，又哽咽了一會，那裏有心去睡，苦啾啾的捱到天明，央鄰人買狀式寫了，取路投長洲縣來。正值知縣升堂放告，蔣氏直至階前大聲叫屈。知縣看了狀子，問了來歷，見是人命盜情重事，即時批准，地方也來遞失狀，知縣委捕官相驗，隨即差了應捕，擒捉兇身。却說那王甲自從殺了李乙，自恃搽臉無人看破，揚揚得意，毫不提防，不期一夥應捕擁入家來，正是疾雷不及掩耳，一時無處躲避，當下被衆人

去了。登時押到縣堂。知縣問道。你如何殺了李乙。王甲道。李乙自是強盜殺了。與小人何干。知縣問蔣氏道。你如何告道是他。蔣氏道。小婦人躲在床底看見。認得他的。知縣道。夜晚間如何認得這樣真。蔣氏道。不但認得模樣。還有一件真情可推。若是強盜。如何只殺了人。便散了。不搶東西。此不是平日有讐的。却是那個。知縣便叫地隣來問。他道。那王甲與李乙果有讐隙。地隣盡說果然有讐。那不搶東西只殺了人也是真的。知縣便喝叫把王甲夾起。那王甲是個富家出身。忍不得痛苦。只得招道與李乙有讐。故強

未審諸來殺人將一生殺人者似日可容服理矣

益殺死是實如斷了親筆供招下在死囚牢中王甲一時招承心裏還想掙脫思量無計自忖道這莫有假訟師時做鄉老人極是奸滑與我相好通你十惡大哥與他商量便有生路何不等兒子送飯將教他去與鄉老人商量少頃兒子王小二送飯來了王甲說知備細又分付道便有使用處不可吝惜錢財快我性命小二一一應諾逕投鄉老人家來說知父親事體求他計策謀脫老人道令尊之事親口供招知縣又是新到任的自手問成隨你那裏告辯出不得斷出初案他也不肯認錯翻招你將一

我待我往南京走走、尋個機會、定要設法出來與小二道、如何設法、老人道、你不要管我、只交銀子與我了。日後便見手段、而今不好先說得、小二回去、當下湊了三百兩銀子、到鄒老人家交付停當、隨即催促起程、鄒老人道、有了許多白物、好歹要尋出一個機會來、且寬心等待等待、小二謝別而回、老人連夜收拾行李往南京進發、不一日來到南京、往刑部衙門細細打聽、說有個浙江司郎中徐公、甚是通融、且好客、當下就央了一封先容的薦書、備了十副盛禮、去謁徐公、徐公接見了、見他會說會笑、頗覺相得、自此

爭奈所望數百金銀、誰動之若非兄求、不必遽允、老人曾于是覺索也

頻頻去見浙廠熟來、正無個機會處、忽一日捕盜衙門、用押海盜二十餘人、解到刑部定罪、老人走前打聽、知有兩個蘇州人在內、老人點頭大喜、自言自語道、計在此了、次日整備筵席、寫帖請徐公飲酒、不踰時酒筵完備、徐公乘轎而來、老人笑臉相迎、定席以後、說些閒話、飲至更深時分、老人屏去衆人、便將百兩銀子、託出獻與徐公、徐公吃了一驚、問其緣故、老人道、今有舍親王某、被陷在本縣獄中、伏乞周旋、徐公道、苟可效力、敢不從命、只是事在彼處、難以爲謀、老人道、不難、不難、王某只爲與李乙有讐、今李乙被

役、未獲兇身、故此遺誤下獄、昨已解到貴部海盜三十餘人、內二人、蘇州人也、今但逼勒二盜、要他自認做殺李乙的、則二盜總是一死、未嘗加罪、含說豈非已沐再生之恩了、徐公許諾、輕輕收過銀子、親放在扶手匣裏面、喚進從人謝灝、乘轎而去、老人又密訪着二盜的家、屬許他重謝、先送過一百兩銀子、二盜也應允了、到得會審之時、徐公喚二盜近前、開口問道、你們曾殺過多少人、二盜即招某時某處殺某人、某月某日夜、闖到李家、殺李乙、徐公寫了口詞、把諸盜收監、隨即發成文案、鄉老人便使用書房行文書

抄招到長洲縣知會就是他帶了文案別了徐公竟回蘇州到長洲縣當堂投了知縣拆開看見殺李乙的已有了主名便道王甲果然屈招正要取監犯查放忽見王小二進來叫喊訴寃知縣信之不疑喝叫監中取出王甲發將釋放蔣氏聞知這一番說話沒做理會處也只道前日夜間果然自已錯認了只得罷手却說王甲得放還家歡歡喜喜搖擺進門方纔到得門首忽然一陣冷風大叫一聲道不好了李乙哥在這裏了驀然倒地叫喚不醒霎時氣絕嗚呼哀哉有詩為證

新驗閻王本認真　殺人償命在當身
暗中假換天難騙　堪笑多謀鄉老人

前邊說的人命是將真作假的了、如今再說一個、將假作真的、只為些些小事、被奸人暗算、弄出天大一場禍來、若非天道昭昭、險些兒死於非命、正是

福善禍淫　昭彰天理
欲害他人　先傷自己

話說國朝成化年間、浙江溫州府永嘉縣、有個王生、名杰、字文豪、娶妻劉氏、家中止有夫妻二人、生一女、兒年方二歲、內外安童養娘數口、家道亦不甚豐富、

王生雖是業儒，尚不曾入泮，只在家中誦習，也有時出外結友論文。那劉氏勤儉作家，甚是賢慧，夫妻彼此相安。忽一日正遇暮春天氣，二三友人拉了王生，往郊外踏青遊賞，但見

遲遲麗日，拂拂和風，紫燕黃鶯，綠柳叢中尋對偶，狂蜂浪蝶，夭桃隊裏覓相知。王孫公子，興高時無日不來尋酒肆，豔質嬌姿，心動處，此時未免露圓容。須教殘醉可重扶，幸喜落花猶未掃。

王生看了春景融和，心中歡暢，與儕薄醉，取路回家。裏來只見兩個家僮正和一個人門首喧嚷，原來那

人是湖州客人，姓呂，提着竹籃賣薑，只爲家僮要少他的薑價，故此爭執不已。王生問了緣故，便對那客人道：「如此價錢也好賣了，如何只管在我家門首喧嚷？好不曉事！」那客人是個戇直的人，便回話道：「我們小本經紀，如何要打短我的？相公須是寬洪大量些，不該如此小家子相。」王生乘着酒興，大怒起來，罵道：「那裏來這老賊驢，輒敢如此放肆，把言語衝撞我！」走近前來，就打了幾拳，一手推將去。不想那客人是中年的人，有痰火病的，就這一推裏，一交跌去，一時悶倒在地。可是

這所當作大恭然白合好是道小小心是

惜

身如五鼓銜山月　命似三更油盡燈

原來人生最不可使性況且這小人賣買不過爭得一二個錢有何大事常見大人家強梁僮僕每每借着勢力動不動欺打小民到得做出事來又是家主失了體面所以有正經的必然嚴行懲戒只因王生不該自己使性動手打他所以到底為此受累這是後話卻說王生當日見客人悶倒了一大驚把酒意都驚散了連忙喝叫扶進廳來眼了將茶湯灌將下去不踰時甦醒轉來王生對客人謝了個不是討些酒飯與他喫了又拿出白絹一疋與他權為謝理

之資、那客人回嗔作喜、稱謝一聲、望着渡口去了、若是王生有未卜先知的法術、慌忙向前攔腰抱住、扯將轉來、就養他在家半年兩個月也是情願、不到得惹出飛來橫禍、只因這一去、有分教

雙手撒開金線網　從中釣出是非來

那王生見客人已去、心頭尚自跳一個不住、走進房中、與妻子說了道、幾乎做出一場大事來、僥倖僥倖、此時天已晚了、劉氏便叫丫鬟擺上幾樣菜蔬、盪熱酒與王生壓驚、飲過數盃、只聞得外邊叩門聲甚急、王生又喫一驚、掌燈出來看時、却是渡頭船家周四、

手中拿了白絹竹籃、倉倉皇皇、對王生說道、相公、你的禍事到了、如何做出這人命來、唬得王生面如土色、只得再問緣由、周四道、相公可認得白絹竹籃麼、王生看了道、今日有個湖州的賣薑客人、到我家來、這白絹是我送他的、這竹籃正是他盛薑之物、如何却在你處、周四道、下晝時節、是有一個湖州姓呂的客人、叫我的船過渡、到得船中、痰火病大發、將次危了、告訴我道被相公打壞了、他就把白絹竹籃交付與我、做個證據、要我替他告官、又要我到湖州去報他家屬前來伸冤討命、說罷、暝目死了、如今屍骸尚

在船中船已撑在門首河頭了且請相公自到船中看看惠相公如何區處王生聽了驚得目睜口呆手麻脚軟心頭恰像有個小鹿兒撞來撞去的口裏還只得硬着膽道那有此話背地教人捉到船裏看將果然有一個死屍骸王生是虛心病的慌了手脚跑進房中與劉氏說知劉氏道如何是好王生道如今事到頭來說不得了只是買求船家要他來此暮夜將屍首設法過了方可無事王生便將碎銀一包約有二十多兩袖在手中出來對船家說道家長不要聲張我與你從長計議事體是我自做得不是了却

言妙在此

是出于無心的、你我同是溫州人、也須有些鄉里之情、何苦到爲着別處人報讐。況且報得讐來、與你何益。不如不要提起、待我出些謝禮與你、求你把此屍載到別處拋棄了、黑夜裏誰人知道。船家道、拋棄在那裏、儻若明日有人認出來、追究根原、連我也不得乾淨。王生道、離此不數里、就是我先父的墳塋、極是僻靜、你也是認得的、乘此暮夜無人、就煩你船載到那裏、悄悄地埋了、人不知鬼不覺。周四道、相公的說話、甚是有理、却怎麽樣謝我。王生將手中之物出來與他、船家嫌少道、一條人命、難道值得這些些銀子、

此句反出下起謝夫實文也

今日湊巧死在我船中、也是天與我的一場小富貴、一百兩銀子須是少不得的、王生只要完事、不敢違拗、點點頭進去了、一會將着些兒銀及衣裳首飾之類、取出來遞與周四道、這些東西約莫有六十金了、家下貧乏、望你將就包容罷了、周四見有許多東西、便自口軟了道、罷了罷了、相公是讀書之人、只要時常看覷我、就是不敢計較、王生此時是情急的、正是得他心肯日、是我運通時、心中已自放下幾分、又擺出酒飯與船家喫了、隨即喚過兩個家人、分付他尋了鋤頭鐵鈀之類、內中一個家人、姓胡、因他爲人兇

狠有些力氣都稱他做胡阿虎管下一一都完備了一同下船到墳上來揀一塊空地掘開泥土將屍首埋藏已畢又一同上船回家裏來整整弄了一夜漸漸東方已發動了隨即又請船家喫了早飯作別而去王生教家人關了大門各自散訖王生獨自回進房來對劉氏說道我也是個故家子弟好模好樣的不想遭這一場反被那小人逼勒說罷淚如雨下劉氏勸道官人這也是命裏所招應得受些驚恐破此財物不須煩惱今幸得靠天太平無事便是十分僥倖了辛苦了一夜且自將息將息當時又討些茶飯

與王生喫了，各各安息不題。過了數日，王生見事體平靜，又買些三牲福物之類，拜獻了神明祖宗。那周四不時的來，假做探望，王生殷殷勤勤待他，不敢衝撞，些小借掇，勉强應承。周四已自從容了，買了渡船，開着一個店鋪。自此無話。看官聽說：王生到底是個書生，沒甚見識。當日既然買囑船家，將屍首到墳上，只該聚起乾柴，一把火焚了，無影無踪，却不乾淨？只爲一時沒有主意，將來埋在地中，這便是斬艸不除根，萌芽春再發。又過了一年光景，眞個濃霜只打無根艸，禍來只奔福輕人。那三歲的女兒出起極重

的痘子來求神問卜請醫調治百無一靈王生只有這個女兒夫妻歡愛十分不捨終日守在床邊啼哭一日有個親眷辦着盒禮來望痘客王生接見茶罷訴說患病的十分沉重不久當危那親眷道本縣有個小兒科姓馮真有起死回生手段離此有三十里路何不接他來看覷看覷王生道領命當時天色已黑就留親眷喫了晚飯自別去了王生便與劉氏說知寫下請帖連夜喚將胡阿虎來分付道你可五鼓動身拿此請帖去請馮先生早來看痘我家裏一面擺着午飯立等立等胡阿虎應諾去了當夜無話次

日王生果然整備了午飯直等至未申時沓不見來不覺的又過了一日到床前看女兒時只是有增無減挨至三更時分那女兒只有出的氣沒有人的氣告辭父母往閻家裏去了正是

金風吹柳蟬先覺　暗送無常死不知

王生夫妻就如失了活寶一般各各哭得發昏當時盛殮已畢就焚化了天明以後到得午牌時分只見胡阿虎轉來回復道馮先生不在家裏又守了大半日故此到今日方回王生垂淚道可見我家女兒命該如此如今再也不消說了直到數日之後同伴中

又是使性 之調 張本

說出當話來，却是胡阿虎一路飲酒沉醉，失去請帖，故此直挨至次日方回，造此一場大謊。王生聞知，思念女兒，勃然大怒，即時喚進胡阿虎，取出竹片，要打。胡阿虎道：我又不曾打殺了人，何須如此。王生聞得這話，一發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連忙教家僮扯將下去，一氣打了五十多板，方纔住手，自進去了。胡阿虎打得皮開肉綻，拐呵拐的，走到自已房裏來，恨恨的道：爲甚的受這般鳥氣，你女兒痘子本是沒救的了，難道是我不接得郎中，斷送了他？不値得將我這般毒打，可恨可恨。又想了一回道：不妨事，大頭在

我手裏且待我將息棒瘡好了也救他有稀的手段不知還是井落在弔桶裏弔桶落在井裏如今且不要露風聲等他先做了整備正是

勢敗奴欺主　時衰鬼弄人

不說胡阿虎賭生奸計再說王生自女兒死後不覺一月有餘親眷朋友每每備了酒肴與他釋淚他也漸不在心上了忽一日正在廳前閒步只見一班應捕擁將進來帶了麻繩鐵索不管三七二十一望王生頸上便套王生喫一驚問道我是個儒家子弟怎把我這樣淩辱却是為何應捕啐了一啐道好個殺

人害命的儒家子弟官差吏差來人不差你自到大
爺面前去講當時劉氏與家僮婦女聽得正不知甚
麼事頭發了只好立着呆看不敢向前此時不由王
生做主那一夥如狼似虎的人前拖後扯帶進永嘉
縣來跪在堂下右邊却有個原告跪在左邊王生擡
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家人胡阿虎已曉得是他懷
恨在心出首的了那知縣明時佐開口問道今有胡
虎首你打死湖州客人姓呂的這怎麼說王生道青
天老爺不要聽他說謊念王杰弱怯怯的一個書生
如何會得打殺人那胡虎原是小的家人只爲前月

有過將家法痛治一番爲此懷恨擕此大難之端望
爺臺照察胡阿虎叩頭道青天爺爺不要聽這一面
之詞家主打人自是常事如何懷得許多恨如今屍
首現在墳塋左側萬乞老爺差人前去掘取只看有
屍是真無屍是假若無屍時小人情願認個誣告的
罪知縣依言即便差人押去起屍胡阿虎又指點了
地方尺寸不差時果然擡個屍首到縣裏來知縣親
自起身相驗說道有屍是真再有何說正要將王生
用刑王生道老爺聽我分訴那屍骸已是腐爛的了
須不是目前打死的若是打死多時何不當時就來

會說

說此利害人豈可與他作私事千萬謹切人之皆生真見也

首告直待今日分明是胡虎那裏尋這屍首聲容迹

階小人的知縣道也說得是胡阿虎道這屍首實是

一年前打死的因為主僕之情有所不忍況且以僕

首主先有一款罪名故此含藏不發如今不想家主

行兇不改小的恐怕再做出事來以致受累只得重

將前情首告老爺若不信時只須喚那四鄰入舍到

來問去年某月某日間果然曾打死人否即此便知真

偽了知縣又依言不多時鄰舍喚到知縣逐一動問

果然說去年某月日間有個蘆客被王家打死暫時

救醒以後不知何如王生此時被眾人指實顛倒都

變了把言語來左支右吾知縣道情眞罪當再有何言道縣不打如何肯招疾忙掣出籤來喝一聲打兩邊皂隸吆喝一聲將王生拖翻著力打了二十板可憐瘦弱書生受此痛棒拷掠王生受苦不過只得一一招成知縣錄了口詞說道這人雖是他打死的只是沒有屍親執命來可成獄且一面收監待有了認屍的定罪發落隨即將王生監禁獄中屍首依舊擡出埋藏不得輕易燒毀聽後檢償發放衆人散訖退堂回衙那胡阿虎道是私恨已洩甚是得意不敢回王家見主母自撇在別處住了却說王家家僮們在

縣裡打聽消息，得知家主已在監中，唬得兩耳雪白，奔回來報與主母劉氏。一聞此信，便如失去了三魂，大哭一聲，望後便倒。

未知性命何如，先見四肢不動。

丫鬟們慌了手腳，急急叫喚，那劉氏漸漸醒將轉來，叫聲官人，放聲大哭，足有兩個時辰，方纔歇了，疾忙收拾些零碎銀子，帶在身邊，換了一身青衣，教一個丫鬟隨了，分付家僮在前引路，逕投永嘉縣獄門首來。夫妻相見了，痛哭失聲。王生又哭道：「卻是阿虎這奴才害得我至此。」劉氏咬牙切齒，恨恨的罵了一番

便在身邊取出碎銀，付與王生道，可將此散與牢頭獄卒，教他好好看覷，免致受苦。王生接了，天色昏黑，劉氏只得相別，一頭啼哭，取路回家。胡亂用些晚飯，悶悶上床，思量昨夜與官人同宿，不想今日遭此禍事，兩地分離，不覺又哭一場，悽悽慘慘歷了不題。却說王生自從到獄之後，雖則牢頭禁子，受了財錢，不受鞭箠之苦，然是相與的，都是些蓬頭垢面的囚徒，心中有何快活？況且大獄未決，不知死活如何，雖是有人殷勤送衣送飯，到底不免受些飢寒之苦，身體日漸羸瘠了。劉氏又將銀來買上買下，思量保他

出去又道是人命重事、不易輕放、只得在監中耐守、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王生在獄中又早懨懨的挨過了半年光景、勞苦憂愁染成大病、劉氏求醫送藥百般無效、看看待死、一日家僮來送早飯、王生望着監門分付道、可回去對你主母說、我病勢沉重不好、早夕必要死了、教主母可作急來一看、我從此要永訣了、家僮回家說知、劉氏心慌膽戰、不敢遲延、疾忙顧了一乘轎、飛也似擡到縣前來、離了數步、下了轎、走到獄門首、與王生相見了、淚如湧泉、自不必說、王生道、愚夫不肖、誤傷人命、以致身陷縲絏、辱我賢妻、今

病勢有增無减了得見賢妻一面死也甘心但只是胡阿虎這個逆奴我就到陰司地府決不饒過他的劉氏含淚道官人不要説這不祥的話且請寬心調養人命既是誤傷又無苦主奴家拚得費盡田產救取官人出來夫妻完聚阿虎逆奴天理不容到底有個報讐日子也不要在心王生道若得賢妻如此用心使我重見天日我病體也就减幾分了但恐病質懨懨不能久待劉氏又勸慰了一番哭別回家坐在房中納悶僮僕們自在廳前閑耍子只見一個半老的人挑了兩個盒子竟進王家裏來放下扁担對

家僮問道相公在家麼只因這個人來有分教貧屈寒儒得遇秦庭明鏡行商詭計難逃蕭相明條有詩爲証

湖商自是隔天涯　舟子無端起禍胎
指日王生冤可白　災星換做福星來

那些家僮見了那人仔細看了一看大叫道有鬼有鬼東逃西竄你道那人是誰正是一年前來賣薑的湖州呂客人那客人忙扯住一個家僮問道我來拜你家王如何說我是鬼劉氏聽得廳前喧鬧走將出來呂客人上前唱了個喏說道大娘聽稟老漢湖州

[illegible]度人

舊客呂大是也。前日承相公酒飯。又將我自稱感激不盡。別後到了湖州。這一年半裏邊。又到別處做些生意。如今重到貴府走走。特地辦些土宜來拜望你家相公。不知你家大官們如何說我是鬼。勞道一個家僮嚷道。大娘不要聽他。一定得知道丈。須要救官人。故此出來現形索命。劉氏嚇退了。將客人說道這等說起來。你真不是鬼了。你害得我家丈夫好苦。呂客人喫了一驚道。你家相公在那裏。怎的是我害了他。劉氏便將那周四如何撑屍到門。說留絹籃為証。丈夫如何買囑那家。將晃首埋藏。胡阿虎如何首告。丈

夫招承下獄的情由細細說了一遍呂客人聽罷捶着胸膛道可憐可憐天下有這等冤屈的事去年別去下得渡船那船家見我的白絹問及來由我不合將相公打我垂危留酒贈絹的事情備細說了一番他就要買我白絹我見價錢相應即時賣了他又要我的竹籃兒我就與他作了渡錢不想他賺得我這兩件東西下這般狠毒之計老漢不早到溫州以致相公受苦果然是老漢之罪了劉氏道今日不是老客人來連我也不知丈夫是冤枉的那絹兒籃兒是他騙去的了這死屍卻是那裏來的呂客人想了一

回道、是了是了、前日正在船中說這事、時節、只見水面上一個屍骸、浮在岸邊、我見他注目而視也、只道出于無心、誰知因此、就生奸計了、奸狠奸狠、如今事不宜遲、請大娘收進了土牢、與老漢同到永嘉縣訴冤、救相公出獄、此爲上着、劉氏依言、收進盤盒、擺飯請了呂客人、他本是儒家之女、精通文墨、不必假借訟師、就自已寫了一紙訴狀、領眾女翁、同呂客人及僮僕等、取路投永嘉縣來、等了一會、知縣升晚堂了、劉氏與呂大大聲叫屈、遞上訴詞、知縣接上、從頭看過、兇叫劉氏起來問、劉氏便將丈夫爭價誤毆船家

說得也是

搼屍得財、家人懷恨出首的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分割、又說直至今日蕫客重來纔知受枉、知縣又叫呂大起來問、呂大也將被毆始末、費絹根由、一一說了、知縣道、莫非你是劉氏買出來的、呂大叩頭道、爺爺小的雖是湖州人、在此為客多年、也多有相識的在這裏、如何瞞得老爺過、當時若果然將死、何不央船家尋個相識來見一見、託他報信、後聲卻將來託與一個船家、這也還道是臨危時節無暇及此了、身死之後、難道湖州再沒有個骨肉親戚、凡是久出不歸、也該有人來問個消息、若查出被毆傷命、就該到府縣

告發如何直待一年之後反是王家家人首告小人今日遇到此地見有此一場屈事那王生雖不是小人殺的其船都因小人而起實是不忍他含冤負屈故此來到臺前控訴乞老爺筆下超生知縣道你既有相識在此可報名來呂大郎遂說出十數個知縣一一提筆記了即刻把從邊的番捕四名喚兩個應捕上來分付道你可密密地喚他同做証見的鄰舍來應捕隨應命去了不移時鄰人齊喚了來只見那相識的四人遠遠地望見呂大便一齊道這是湖州呂大哥如何在這裏一定前日原不曾死知縣

又教數舍人近前細認辯驗，然道：「我們莫非眼花了？這分明是被王家打劫的蠻客，不知還是到底救醒了，還是面龐廝像的？」內中一個道：「天下那有這般相像的理？我的眼睛一看過，再不忘記，委實是他，沒有差錯。」此時知縣心裏已有幾分明白了，即便批准訴狀，叫起這一干人，分付道：「你們出去，切不可張揚。若違我言，拿來重責。」衆人唯唯而退。知縣隨即與幾個應捕分付道：「你們可密訪着船家周四，用甘言美語哄他到此，不可說出實情。那原首人胡虎，也有係累，俱到明日午後帶齊聽審。」應捕聽諾，分頭而去。知縣

罪其不自知所以誤受非受禍也

又發付劉氏呂大同去、到次日晚堂、伺候二人叩頭同出、劉氏引呂大到監門前、見了王生、把上項事情盡說了、王生聞得滿心歡喜、却似醍醐灌頂、甘露灑心、病體已減去六七分了、說道、我初時只怪阿虎、却不知船家如此狠毒、今日不是老客人來、還我也不知、自己是冤枉的、正是

　　雪隱鷺鷥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劉氏別了王生、出得縣門、乘着小轎、呂大與僮僕隨了、一同還到家中、劉氏自進房裏、教家僮們陪客人喫了晚食、自在廳上歇宿、次日過午、又一同的到縣

稟來知縣已升堂了，不多時只見兩箇應捕將周四帶到，原來那周四自得了王生銀子，在本縣開個布店，應捕得了知縣的令，對他說本縣大爺要買布，即時哄到縣堂上來，也是天理合當敗露，不意老末猛擡頭見了呂大，不覺兩耳通紅，呂大叫道，家長哥自從買我白絹竹籃一別，直到今日，這幾時在意好麼，周四披口無言，面如槁木，少頃拘得胡阿虎也取到了，原來胡阿虎搬在他方，近日偶回縣中探親，不期應捕遇着他，便上前擒個，鬼道你家家主人命事已有苦主了，只待原首人來即便審決，我們那一處不尋

得到胡阿虎認真歡歡喜喜隨着公人直進縣堂跪下知縣指着呂大問道你可認得那大胡阿虎仔細一看喫了一驚心下好生躊躇委決不下一時不能回答知縣將兩人光景一一看在肚裏了指着胡阿虎大罵道你這个狠心狗行的奴才家主有何負你直得便與船家同謀覓這假屍誣陷人命胡阿虎道其實是家主打死的小人並無虛謬知縣怒道還要口強呂大說是死了那堂下跪的是什麼人大喝叫左右夾將起來快快招出奸謀便罷胡阿虎被夾大喊道爺爺若說小人不該懷恨在心首告家主小人情

獨有骨何不即扶船家為證

願認罪若要小人招做同謀便死也不甘的當將家主不合打倒了呂大即刻將湯救醒與了酒飯贈了白絹自往渡口去了是夜二更天氣只見周四撐屍到門又有白絹竹籃為証合家人都信了家主却將錢財買住了船家與小人同載至墳塋埋訖以後因家主毒打小人挾了私讐到爺爺臺下首告委實不知這屍真假今日不是呂客人來連小人也不知是家主冤枉的那死屍根由都在船家身上知縣錄了口語喝退胡阿虎便叫周四上前來問初時也將言語支吾却被呂大在旁邊面對知縣又用起刑來只

變得也更

得一一招承道去年某月某日呂大懷着白絹下船偶然問起緣由始知被毆詳細恰好彼處原有這個死屍在岸邊浮着小的因此生心要詐騙王家將他買他白絹又哄他竹籃就把水裏屍首撈在船上了前到王家詐想他一說便信以後得了王生銀子游來埋在墳頭只此是眞並無虛話知縣道是便是了其中也還有些含糊那裏水面上恰好有個流屍又恰好與呂大厮像畢竟又從別處謀害來詐騙王生的周四大叫道爺爺冤枉小人若要謀害別人何不就謀害了呂大前日因見流屍故此生出買絹籃的

故事在此

計策心中也道面龐不像，未必哄得信，小人欺得王生一來是虛心病的，二來與呂大只見得一面，况且當日天色昏了，燈光之下，一般的死屍，誰能細辨明白，三來白綢竹籃，又是王生及薑客的東西，定然不疑，故此大膽哄他一哄，不想果被小人瞞過，並無一個人認得出真假，那屍首的來歷，想是失脚落水的，小人委實不知，呂大跪上前稟道，小人前日過渡時節，果然有個流屍，這話實是真情了，知縣也錄了口語，周四道，小人本意只要詐取王生財物，不曾有心害他乞老爺從輕擬罪，知縣大喝道，你這沒天理的

狠賊、你自已貪他銀子、便幾乎害得他家破人亡、似此詭計冤謀不知陷過多少人了我今日也爲不着、縣中除了一害那胡阿虎身爲家奴拿着影響之事、背恩賣主、情實可恨、合當重行責罰當時喝教把兩人扯下、胡阿虎重打四十、周四不計其數、以氣絕爲止、不想那阿虎、近日傷寒病未痊、受刑不起、也只爲奴才背主、天理難容、打不上四十、死于堂前、周四直至七十板後、方纔香絕、可憐二惡冤幾、今日盡于杖下、知縣見二人死了、責令屍親前來領屍、監中取出王生、當堂釋放、又抄取周四所中布疋、估價一百金、

原是王生被詐之物，例該入官。因王生是個書生，屈陷多時，情從無端，攺贓物做了給主，也是知縣好處。投傍屍首，據泥驗時，手爪有沙，是個失水的，無有屍親，責令忤作埋之義塚。王生等三人謝了知縣出來，到得家中，與劉氏相持痛哭了一場。又到廳前與呂客人重新見禮。那呂大見王生為他受屈，王生見呂大為他辨誣，俱各致個不安，互相感激。這教做不打不成相識。以後遂不絕往來。王生自此戒了好些氣性，就是遇着乞兒，也只是一團和氣。感憤前情，思想榮身雪恥，閉戶讀書，不交賓客，十年之中，遂成進士。

所以說為官做吏的人。千萬不可辨昔人命視同兒戲。假如玉生這一椿公案、惟有船家心裏明白。不是莫容重刑濫扯家人。也不知家主受屈。妻子也不知道丈夫受屈本人也。不知自己受屈何况公庭之上豈能盡照。覆盆慈祥君子。須當以此為鑒

圜扉刑措號仁君　吉網羅鉗最枉人
寄語昏污諸酷吏　遠在兒孫近在身